



山

墨武 著

(伍) 三分天下

历史可以创造 世界等你改变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

Jiang Shan

三分天下

（CIP）目次 江山 第五卷

墨武◎著

江山

第五卷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山.伍, 三分天下 / 墨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222-06885-8

I. ①江... II. ①墨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99022号

江山 伍

墨武◎著

策 划: 英特颂 / 陆焕峰

责任编辑: 马 清

特约编辑: 秦婉春 彭金陵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24.5
字数	530
版次	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885-8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丧家之犬/001 |
| 第二章 | 最后一击/010 |
| 第三章 | 各有所图/021 |
| 第四章 | 百口莫辩/030 |
| 第五章 | 刀起刀落/040 |
| 第六章 | 大奸大恶/052 |
| 第七章 | 伊人憔悴/064 |
| 第八章 | 世事难料/074 |
| 第九章 | 岭南悉平/085 |
| 第十章 | 惊天骗局/096 |
| 第十一章 | 谜团渐解/108 |
| 第十二章 | 无话可说/117 |
| 第十三章 | 噩耗频传/127 |
| 第十四章 | 杀机重重/138 |
| 第十五章 | 与虎谋皮/147 |
| 第十六章 | 反复无常/156 |
| 第十七章 | 暗流涌动/166 |
| 第十八章 | 太平余孽/177 |
| 第十九章 | 江淮隐患/187 |



目 录

CONTENTS

100\次次次	第一章
010\击	第二十章 兄弟阋墙/198
150\图	第二十一章 尘埃落定/210
060\报	第二十二章 惊天真相/223
040\第	第二十三章 进退两难/233
520\恶	第二十四章 气势如虹/244
480\第	第二十五章 冷血凄清/255
450\第	第二十六章 意料之外/267
360\平	第二十七章 暗藏反意/276
380\图	第二十八章 狡兔三窟/287
301\第	第二十九章 人心惶惶/299
211\第	第三十章 最后机会/309
251\第	第三十一章 风云会聚/320
321\第	第三十二章 一波三折/332
241\第	第三十三章 雕虫小技/343
321\第	第三十四章 大战黎阳/354
331\第	第三十五章 残月弯刀/364
221\第	第三十六章 谁入地狱/378

281\第 第三十七章



第一章 丧家之犬

北方的夏日，少了种毒辣辣的热，萧布衣人在营中，悠然自得，他一直往复东都和黎阳之间，如今和江都军已对抗数月。

有时候，等待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在节省时间。

好在萧布衣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，据他的消息，江都军已经人心惶惶，就算裴矩、宇文文化及两人通掌大权，亦不能逆天行事。

这段时间因为送粮一事，让江都军见到了投降的可能和可行，江都军秘密出营来请见张镇周的不在少数，张镇周把名字一一记下，让众将领回去相机行事即可。

现在的萧布衣，不战已胜，所要做的无非是更好地利用眼下的形势而已。

他提出“只诛首恶”，当然还有更深的用意，逼死宇文文化及不是目的，榨取宇文文化及最后的一丝作用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宇文文化及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东遁，向窦建德、徐圆朗等人靠近。

萧布衣更希望宇文文化及向徐圆朗靠近，因为谁敢收留宇文文化及，西梁军就会以平叛之名最先攻打谁，和乱臣贼子勾结之人，必诛之，杀无赦！

待灭了徐圆朗、孟海公后，只剩河北的窦建德、罗艺等人，最难啃的骨头，当然要留在最后来啃。

对于窦建德，萧布衣不敢小觑，因为窦建德或许不如李密气势恢弘，但窦建德一直在河北经营，有着良好的百姓基础。

天下大乱已久，百姓思安，这时候要和窦建德开战，多半会遭到河北百姓的激烈反抗。若是出外打家劫舍，百姓不见得会跟随，可若被包围家园，这些人往往有着惊人的战斗力。所以对于如何收取河北，萧布衣暂时还没有想出稳妥的方法。

不过对萧布衣而言，现在要以击溃宇文文化及为第一要务。

听到南方传来的一个消息，萧布衣更是心情舒畅。

李靖出马，非同凡响，七天踏平了鄱阳郡，然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做准备，一天就歼灭了林士弘的水军。

鄱阳群盗授首，林药师被斩，林士弘下落不明——这已无关紧要，林士弘失去了鄱阳湖，他就和无水的鱼儿一般，没有什么作为了。

李靖将林士弘的水军付之一炬后，再次全军潜伏。旁人不知李靖的心思，萧布衣却了解李靖拟定的详细计划——李靖并不急于向东推进，而是折路南下，准备先诱杀巨盗张善安，然后借整顿西梁军以进行决战的工夫，来招降建安、临川、永嘉、东阳四郡。

这四郡地处江南东部，地广人稀。如果击杀了张善安，收复了江南东部各地，长江以南可以说是大半落在西梁军的手上，剩下的最后一个目标，当然就是江都附近的盗匪。

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。坏消息是吴兴的沈法兴势力已经做大，以讨伐宇文化及为名，攻城拔寨，如今已下余杭、丹阳等郡，自称“江南道大总管”，下设百官，俨如一方土皇帝。

如今江都在沈法兴、杜伏威和李子通的包围之下，岌岌可危。

裴矩、宇文化及离开江都前，任命陈棱为江都总管，可十数万骁果军一撤走，江都几乎已是空城一座，沦陷盗匪之手，可说是迟早之事。

萧布衣听到这个坏消息后，并不着急。这四股力量如今混沌未明，他就等着局势明朗再说，攻打一股势力总比攻打四股要省心一些，贸然地加入这个战团，倒可能让几股势力联合起来，反倒不智。

萧布衣正沉吟间，孙少方急急地进来道：“西梁王，张大人请见。”萧布衣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有请。”

张镇周走进来，微笑道：“启禀西梁王，据我所知，宇文化及已经粮绝，如今正兵发黎阳，要和我们一战。”

宇文化及进攻本来是坏消息，可张镇周却当个好消息来说。

萧布衣亦是笑道：“我们给他们送过两次粮，怎么他们粮草又吃光了？”“本来应该还有一些，可他们见我们送粮草过去，只以为后顾之忧，便不知节俭，大吃大喝，很快将积攒的那些粮草吃光，又等你送粮，可这粮迟迟不到，是以告罄。西梁王这招釜底抽薪，果然高明！”

萧布衣含笑道：“其实本王还想给他们送粮，可太过麻烦，不如请他们到营中来吃好了。”“正该如此。”张镇周精神一振，已明白了萧布衣的用意。

萧布衣收敛了笑容，沉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还请张大人领兵，本王亦想见见，过来讨粮之人，到底有什么本事！”

阳光烈烈，旌旗飘扬，黎阳仓南淇水岸边，西梁军铠甲鲜明，列阵淇水北岸，长枪、短刀明亮，铁弓、铁盾泛寒，严阵以待。

相比之下，江都军显得有气无力，望着对岸的西梁军阵容严整，一些兵士甚至露



出艳羡之色。

本来他们是杨广的亲兵，高高在上，可风水轮流转，眼下的他们，更希望加入对方的阵营。

除了死忠的，只要还有头脑的都明白：跟着西梁王走，前途光明，升官晋爵；跟着裴闾和宇文化及走，前途未卜，生死不明。但现在还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有的兵士均保持沉默。

宇文化及在马上弯着腰，看起来已无力承担所有的责任。

骑马从队伍中走出，宇文化及回头望了眼，神色满是犹豫，他不想出阵，但不能不出阵，裴矩告诉他，此举叫做稳定军心。

望着淇水对岸，宇文化及扬声道：“西梁王可在？”

他喊声刚落，对岸鼓声三响，有铁骑从队中涌出，分为两列，个个铠甲鲜明，锦衣外罩，又有两队骑兵举旗列在两侧，正中缓缓行出一人，马如麒麟人如龙，端的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！那人身后跟着数将，亦是威猛雄壮。

江都军见萧布衣气势逼人，有帝王之相，又见宇文化及愁苦不堪，不由暗自皱眉，心道：不等打仗，胜负已定，宇文化及这个将军当的实在窝囊透顶！

宇文化及见到萧布衣的那一刻，惊惧暗生，往事一幕幕地闪过脑海，不由感慨万千。萧布衣踩着太多人登上了如今的位置，可当初踩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太仆少卿！

他这一辈子，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，绝对不想认识萧布衣，可世事无常，却不容重来一次，所以他岸边拱手道：“西梁王，一别经年，别来无恙？”

萧布衣肃然道：“宇文化及，不知你今日所为何事？”

见到萧布衣板着脸，宇文化及胆战心寒道：“今日江都军无粮，还请西梁王看在往日情谊上，再送一些过来，不然军中无粮，实在无以度日。”

此话一出，两军哗然，暗想：宇文化及竟然能在两军之前没有廉耻地要粮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了。

萧布衣仰天大笑三声，陡然收敛笑容，冷然道：“宇文化及，本王和你有什么往日情谊？”

宇文化及一怔，半晌无言，暗想：萧布衣说得不错，二人之间没有情谊，只有仇恨。

萧布衣肃然道：“宇文化及，本王两次派人送粮，是不忍圣上身边的驍果亲军忍饥挨饿，却与你没有半分关系！你不过是蛮人的奴隶——蛮夷之辈，本王堂堂西梁后人、皇后子侄、圣上钦点的大将军，会和你有什么情谊？你家父子、兄弟均受大隋的恩典，几代富贵，受圣上器重，满朝文武再无二家，可圣上南下，你不知道以死规劝，反倒谗言妄语，本王无辜被害，并无半分怨怼之心，只思圣上厚恩，不忍江山就此沦丧，是以回转东都，立越王为主，安定天下，本准备迎圣上回转，可你谋逆弑君，还想窥伺篡夺天下，本王怎么会和你有情谊？”

宇文化及没想到自己一句话让萧布衣扯出这么多，却不能不辩解道：“萧布衣，圣上之死怎么和我有关系？”



“本王只知道，当初是你亲手持刀，一刀置圣上于死地，此事众人皆晓，司马德戡亲眼目睹，你为防司马德戡泄漏此事，不惜杀害他以掩人耳目，可你瞒得了一时，可瞒得了天下人一世？”

萧布衣侃侃而谈，宇文化及面红耳赤，他本来就不擅言辞，更何况对萧布衣畏惧在心，一时间想不出如何反驳。

杨广的死，在宇文化及心中，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不能否认，杨广临死那一刀的确和他有关。

“圣上待你恩重如山，可你不效仿诸葛瞻蜀亡而死的忠诚，却效法霍光之子霍禹谋逆，人神共弃，还准备抢占黎阳仓，为一己私欲祸害天下，请问你可有半分廉耻之心？你若是还有半点羞愧之意，负荆请罪归顺，本王可保全你的子嗣，你若是并无悔改之心，本王只怕淇水河边，就是你的埋骨之处！”

萧布衣早知道宇文化及会来，是以准备了一套言辞斥责，而宇文化及本就不学无术，连诸葛瞻和霍禹是谁都不知道，听萧布衣一番言论，唯一明白的一点是，萧布衣只肯饶了他的儿子，却不肯饶了他！

他本性凉薄自私，老子死的时候，还只是惦记自己的安危，又如何会顾及儿子？心中又是失望，又是羞怒，抬起头大声道：“萧布衣，和你作战较量，扯那么多没用的做什么？今日你要是不让出黎阳仓，我手下十数万大军不会饶你！”

他说得有气无力，连自己都没有信心。萧布衣仰天长啸，声动三军，江都军听到，不由心生敬畏。

萧布衣反手摘弓，搭上一箭，宇文化及见了，知道萧布衣箭法如神，顾不得颜面，慌忙勒马后退。

只听“嗤”的一声巨响，众兵士抬眼望去，只见羽箭如电，插在淇水南岸，颤颤巍巍。

两岸虽然有万马千军，可羽箭射出那一刻，破空之声之猛，已让千军肃然，万马齐喑。

箭羽震颤，宛若三军震颤的心弦。萧布衣沉声喝道：“本王早已知晓，弑君一事，和尔等无关，本王只诛首恶。想降者，从箭左弃械来降，绝不追究以往之事，若违此诺，有如此箭！”他伸手抽出一枝长箭，一把折断，肃然道：“想战者，可从箭右持兵来攻！但过河之时，生死只按天命。何去何从，速做抉择！”

话音一落，两岸只余风声水声，所有兵士都望着那枝长箭，心头狂跳，血脉贲张，只是在想：今日淇水河畔，降还是战？

宇文化及呆若木鸡，宇文士及却是怒吼道：“萧布衣，你莫要嚣张！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。众将士听令，有取得萧布衣项上人头者，赏黄金百两！”

三军默然，一时间竟无人应答。

宇文士及变了脸色，才要提高赏金，突然有一将策马而出道：“末将愿往！”

宇文士及认得这人是鹰扬郎将孟秉，不由心中微喜，暗想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像大哥那样前怕狼、后怕虎，一辈子都在萧布衣的阴影之下，实在没有出息。

孟秉长枪一挥，所率之部已越众而出。一时间只见到水花四溅，铁骑翻飞。江都军仍是默然，甚至都没有击鼓呐喊之声。

萧布衣隔岸笑道：“看起来，想取我人头的还真不少。”

他见惯了大战场面，见到对方冲出一路骑兵，足足有数千之多，却全然不惧。

有兵士催马赶到，“启禀西梁王，张大人请你回中军。”

张镇周为人稳妥，不想萧布衣以身犯险。萧布衣不忍拒绝其意，他虽是西梁王，可领军的毕竟是张镇周，临阵指手画脚，喧宾夺主，他从不为之。

张镇周军中鼓响，三军闻鼓，倏然而退，竟然给淇水前留下作战之地。孙少方一直以郎将身份跟随在萧布衣之后，见状大奇道：“西梁王，不是兵法有云，‘过河未济，击其中流’吗？张大人不趁敌军过河队形不整之际击之，反倒让出点空间，是否有些不妥呢？”

萧布衣含笑说：“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不是怀疑，而是相信。至少我认识张镇周这么久，从未见过他做出不妥之事。”

二人谈话之际，孟秉已带兵到了淇水中央。西梁军还是撤退，只是两翼骑兵却稍微上前，西梁军形成个凹进的半圆，盾牌手戳盾在地，构成第一道防线，弓箭手张弓搭箭，只等一声号令。

江都军这时已冲到了淇水北岸，西梁军鼓声陡歇，两军中，只余马蹄声隆隆。遽然间，孟秉长枪一挥，手下骑兵三三两两地停住，接着孟秉翻身跳下马来！

宇文士及眼珠子差点暴了出来，隔岸厉声喝道：“孟秉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孟秉不理宇文士及，只是弃枪在地，卸掉盔甲，摘下腰刀，跪倒在地道：“宇文化及倒行逆施，天人共弃，鹰扬郎将孟秉早就有心归附西梁王，还请西梁王既往不咎，饶恕我等！”

三军哗然，想要不信，却是不能不信。

宇文士及怔住，宇文化及勒马连连后退，脸色苍白，四下望过去，只见到众兵将神色各异，却少有愤愤不平之色，不由心中一寒。

萧布衣勒马上前几步，沉声道：“本王一诺千金，弃了手上的兵刃投诚者，本王绝不追究。孟秉率部投诚有功，官升一级。”

孟秉再不犹豫，牵马当先走去。西梁军鼓声一响，正中裂开个口子，其中寒光闪烁。

远处，宇文士及大叫道：“好你个孟秉，临阵叛逃，这可是灭九族的罪名，你真以为萧布衣会放过你们？只怕你们赤手空拳进去，再无活命的机会！”

孟秉等人并不畏惧，昂首走入。江都军在对岸看得面面相觑，不能言语。

风吹草动，河水淙淙。江都军望着西梁军的阵营，只觉得惨烈的屠杀随后将至，没想到西梁军营中却并无声息。

再过片刻，江都军中突然有了骚动，兵士纷纷向对方营后指去，只见方才投降的江都军，如今已到了远方山坡处，向这面摆手示意，虽看不清面容，但可知安然无恙。

宇文士及又气又恼，厉声喝道：“谁能杀得了孟秉，官升三级！”

他话音才落，已经有两人骑马而出，大声道：“末将愿往！”



蹿出的二人，一个是虎贲郎将牛方裕，另外一人却是虎牙郎将许弘仁，二人不等宇文士及多言，已经率部杀去。

宇文士及见二人离去，心中涌起不安之意，“大哥，我觉得不对。”

不闻宇文文化及回话，宇文士及扭头望过去，才发现大哥早就不见。

“宇文将军呢？”宇文士及抓住个兵士问。“他好像去了后军。”兵士战战兢兢道。宇文士及怒问：“他去后军做什么？”兵士无奈道：“这个……我怎么敢问？”

对岸陡然间又是欢呼声一片，宇文士及倏然扭头望过去，只见到牛方裕、许弘仁两人都已如孟秉一样，卸甲请罪。

宇文士及不由浑身冰冷，又见到这面的江都军亦是蠢蠢欲动，脑海中更是一片空白。

如此大规模地临阵投降，他从未想到过。当初杨广身死后，宇文文化及被人摆布，其实也多次想投降东都，最终均未果，一来是畏惧裴阔，二来是宇文士及一力劝阻。宇文士及那是宁死不降，本来想在淇水河边了断恩怨，江都军数十万的兵马，那可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，哪想到未曾开战，就已哗变近万人过去！

军心不可失，若失去了军心，就算张须陀那等盖世豪杰，也是无力约束，更何况宇文士及这种百无一用之人。

见到孟秉、牛方裕、许弘仁先后归顺，江都军已经人心浮动，个个想到：这仗没法打了，以往打仗，总有个目的，这次打仗，却又为了什么？孟秉三人无事，自己过去，当然也是无事。

江都军正犹豫时，萧布衣已经沉声道：“早投诚，早回返看望亲人。江都儿郎不用再有犹豫，家中殷切希望，难道尔等感受不到？”

江都军很多已是握紧了手中的兵刃，遥望西方，萧布衣又提高声调，大喝道：“本王有旨，杀了宇文士及者，官升三级，赏黄金百两！”

他这一喝，甚是突然，轰轰烈烈地传出去，震撼淇水。三军听闻，肃然一片。宇文士及强自镇定，大笑道：“萧布衣，你真以为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就看到江都军如狼似虎的眼光望过来，不由背脊涌起阵阵寒意。

“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萧布衣突然大喝一声。

宇文士及浑身发颤，只见到江都军已经蜂拥而至，将他围得水泄不通，一时间刀枪剑戟纷纷戳来，寒光点点，宛若所有人心目中压制已久的怒气。

宇文士及被江都军所杀之事，宇文文化及并不知情。

在见到孟秉投降的那一刻，宇文文化及已经拨转马头，偷偷地回到后军，命令手下军士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撤离。

他毅然地放弃了江都，却无法舍弃那里的珠宝、美女，就算这次逃命，亦是忘记带上。

因为懦弱怕死，所以他比旁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眼前的危机，孟秉投诚了，江都军投诚的肯定不止一个，江都军完了。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宇文文化及甚至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，就开始准备溜之大吉。可

才准备妥当，就听到前军一阵大喊：“我等愿降！”

喊声惊天动地，如雷声隆隆，良久不息。转瞬淇水南岸已是投降声一片，此起彼伏。

宇文化及听得胆战心惊，只是想：要赶快逃，不然被萧布衣抓住，那真的没有活路了。

远方一快马飞奔而至，却是折冲郎将令狐行达，见到宇文化及后，来不及下马就叫道：“启禀宇文将军，我军已叛十之七八，内史令已被乱军所杀。”

宇文化及听到，马上晃了下，心中发凉。

内史令就是宇文士及，杨杲为帝后，因为大臣被斩杀无数，就算宇文士及也能捞个内史令当当，可没想到，这个内史令竟然死得如此之快。

不过宇文化及的悲伤只是一闪而过，而且最多也就是那种兔死狐悲的悲哀，和亲情完全扯不上任何关系。

“宇文将军，我们现在如何是好？”令狐行达急声问道。

宇文化及虽然无能，毕竟还有几个死党，这次投诚的不少，但也还有几个不想离去。宇文化及哪里有什么主意？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慌忙问：“裴侍郎呢？”

“多谢宇文将军挂记。”一个声音从宇文化及背后响起，正是黄门侍郎裴矩。

宇文化及被裴矩的神出鬼没吓了一跳，却也有些惊喜，宛若抓住了救命的稻草，急问道：“裴侍郎，现在军中哗变，我等如何处置？”

裴矩飘逸不减，沉吟道：“军心一去，只怕再难挽回。”

宇文化及暗道：这不是废话？可见到裴矩还是镇静，也跟着镇定下来，“那依裴侍郎的意思呢？”

“后军都是誓死效忠圣上之兵，眼下还有三四万之众，若是和萧布衣全力一战，未尝不能取胜。”

宇文化及就算是个傻子，也知道裴矩不过是安慰欺骗之言，“这个恐怕不妥吧？”

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喊声又近了几分。宇文化及急得额头冒汗，裴矩建议道：“宇文将军，我等来取黎阳仓储，但辎重都在滑台，由刑部尚书王轨、工部尚书宇文智及共同掌管。过黎阳向北，有武安杨善会骁勇善战，一方面抗拒窦建德，另外却又拒不接受萧布衣的招安，可算是对隋室忠心耿耿。若依我言，不如先去取辎重，然后取道前往武安，和杨善会合兵一处对抗萧布衣如何？”

“杨善会？没有听过呀。”宇文化及怀疑地问。

裴矩微微一笑，“杨善会领兵之才不下张须陁、杨义臣等人，是最近几年才崛起之人。我等虽是兵精，却缺乏领军大才，如能说服杨善会拥护，可图和萧布衣一战。这几年若非杨善会，窦建德说不定早就打到了东都，可没想到杨善会赤胆忠心，却被萧布衣钻了空子。宇文将军最近忧心忡忡，很多事情不知道也是正常。”

宇文化及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我等先奔武安吧。辎重可派人前往通知王轨即可，何劳远取？”裴矩点头道：“将军所言极是，既然如此，我等拥护圣驾先取道前往武安好了。”

宇文化及本想轻便快行，把杨杲、萧淑妃也扔了，可一想到杨善会只拥隋主，这两

人还是留在身边稳妥些。他传令下去，后军变前军，绕路向北，过黎阳向武安进发。

他手下数十万的兵马，一朝之间就哗变掉七八成，但剩下的大军仍是浩浩荡荡。因为西梁军被投诚的兵士阻挡，一时半会杀不到面前，倒让宇文化及暗叫侥幸，可又想到侥幸的代价如此悲惨，不由心中酸楚。

喊杀声渐渐远去，西梁军想必是在收服降兵，无暇顾及江都逃军。

江都军人心惶惶，待一路行到童山之时，只听到鼓声一阵，一队兵马从山谷杀出，列阵在前，为首一将，手持开山巨斧，沉声道：“宇文化及，程咬金在此，下马受死！”

宇文化及大惊失色，程咬金乃张须陁帐下名将，勇猛无敌，西梁军看起来虽是不多，但谁知道萧布衣到底在这布下了多少伏兵？

裴矩因为安抚杨杲，并没有和宇文化及在一起，宇文化及无暇问计，连忙让郎将唐奉义带一队人马抵抗，自己带兵夺路而逃，只听到身后喊杀声一片，惨叫声连连。

等宇文化及一直逃到大坯山的时候，唐奉义还是没有赶到，看情形，唐奉义多半是全军覆没了。

宇文化及欲哭无泪，望着手下兵士如斗败公鸡般，只想着过了大坯山后，应不在西梁军的势力范围内了，那里地处西梁军、窦建德和杨善会的三者交界之处，想必就算萧布衣神机妙算，也不应该在此埋伏。

没想到不等念头转过，大坯山角又转出一队兵马，为首一将喝道：“宇文化及，舒展威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

舒展威现在也为萧布衣手下大将，当初力抗李密大军，亦是战功赫赫。宇文化及无心恋战，吩咐一队人马拦截，自己却已觅路杀出。

本来江都军还有三四万之众，可一路败逃，两次截杀，等到冲了出去，还剩不过两万多人，宇文化及仰天长叹道：“兵败如此，非战之罪也！”

众兵将默默无言，见到宇文化及如此窝囊，很多人都心生鄙夷之意，暗想：早知如此，方才就降了西梁军了。

默默赶路中，突然身后马蹄声急促，黄尘滚滚，似乎有大队人马追来。宇文化及大惊，慌忙让手下前去打探，自己却急急赶路。

他带着轻骑，一路向北狂奔，过了良久才停下来，见到日落西山，形影相吊，两行泪水已经流淌下来。

身后有一骑飞奔前来，亦是气喘吁吁，却是郎将张恺，见到宇文化及大喜道：“宇文将军，后面不是追兵，而是刑部尚书王轨的兵马。裴侍郎请宇文将军稍等片刻，说他们随后就到。”

宇文化及暗叫惭愧，心道：自己倒成了惊弓之鸟，如此逃逸，多半被手下小瞧了。

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裴矩、王轨、宇文智及终于赶到，可脸上都有不愉之色。宇文化及不见辎重，抢先问道：“智及，辎重呢？”

宇文智及垂头不语，王轨道：“宇文将军，萧布衣狡猾非常，他在淇水和你对抗之前，就已派手下大将秦叔宝、狄宏远突袭了滑台，取我军辎重，西梁军人数众多，秦叔宝又勇猛无敌，千军难挡……”

宇文化及脸色发青，眼前发黑，半晌才道：“这么说……辎重都丢了？”

众人默然，沮丧非常，才知道萧布衣这些日子也没有闲着，淇水劝降并非全部底牌，却早派秦叔宝、程咬金等人分路伏击，这下江都军十数万人马，转眼间只剩两万多人，而且辎重全丢，江都军的前景已如眼下的夜色苍苍，完全没有了希望。

裴矩这时还是镇静自若，沉声道：“两位尚书不必自责，想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卷土重来犹未可知。”

宇文化及喃喃道：“我们还有这可能吗？”裴矩淡然道：“宇文将军不用担忧，想杨将军历经百战，未尝一败，我等拥圣上前往，他必定倒履相迎。我们再往北行，过了汤阴就到了魏郡，那里地处偏僻，少有兵力，到时候我们先取魏郡，安顿下来后，我愿意亲身前往，先去联系杨将军，到时候宇文将军只等消息就好。”

宇文化及望了裴矩良久，这才道：“如此有劳裴侍郎了。”

他一直畏惧裴矩，只以为裴矩和自己联手不过是想弄死自己，可到如今，江都军已近落幕，他现在众叛亲离，裴矩居然还在身边，为他出谋划策，不遗余力，这让他忍不住地鄙视自己的小人之心。

众人商议妥当，只怕西梁军追杀，不敢耽搁，趁夜色掩饰，急匆匆地赶路。蹄声隆隆，江都军终于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

萧布衣兵分三路：一路由程咬金领军截击埋伏，最大限度地打击江都军的残余势力，让他们再也不能翻身；第二路是由秦叔宝领军袭取江都军的辎重，以求断其后路；第三路当然是由萧布衣、张镇周亲自出马，软硬兼施。

结果证明萧布衣和群臣制定的策略完全无误，孟秉、牛方裕、许弘仁等人早就有心归附，萧布衣、张镇周二人命他们先回营寨，到关键时候，给江都军致命一击。

三人的背叛，带来了江都军数万叛军，宇文化及的大军可以说是崩溃在转瞬之间。击败江都军本是在意料之中，可萧布衣却总觉得其中很有问题！

裴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用意何在？

可这时，他只能暂把疑惑放在一边，因为据张镇周来报，此次来降者足有七万之众，如何整编安抚，是他眼下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。

徐世绩亦考虑到安置的问题，早早地将辎重运到黎阳，七万降军虽众，可毕竟能保证这几天衣食无忧，住处不愁。

篝火熊熊，帐篷林立，七万降军均已妥善安置，人虽众多，却是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在等待西梁王决定他们的命运。

萧布衣如约而至，带着史大奈、孙少方等手下，由张镇周陪同而来，见到众人期盼而惴惴的目光，萧布衣含笑道：“今日我来，是想和你们喝几碗酒，你们今日均是有功之人！”

所有人都吁了一口气，火光那一刻，似乎也明亮温暖了许多……

第二章 最后一击

西梁王高不可攀，高高在上，这让人敬畏，也让人疏远。

食言而肥的人多了，江都军当然不能凭借一言就完全信任萧布衣，可见到他只带着百来人就到了江都军的营寨，见到他露出亲善笑容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突然觉得，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。

原来传说中冷酷无情的西梁王，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！

西梁王要喝酒，早有一字桌案将酒摆上，长长地蔓延入黑暗中。酒水淋漓，豪放奔烈，火光点点，看似蔓延到了天边，可火光闪烁，汇成无数道火线，最后全聚集在萧布衣的周围。

远处虽是听不到，可一声声地传了下去，江都军先是骚动不信，然后是兴奋期待……

高高在上的西梁王亲自前来，就是要和他们喝几碗酒，不论他想说什么，喝酒就意味着，他对江都军并没有敌意！

有兵士上前，拍开酒坛的泥封，酒香四溢。有江都军缓步上前，只想更近地来看萧布衣一眼。

萧布衣没有制止，反倒上前几步，举起一碗酒来，沉声道：“今日只要是过了淇水的兵将，均是深明大义之人，我这碗酒，敬你们的深明大义，敬你们让更多的人……能够活下去！”

霍然间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，杨广不理解他们，宇文化及不理解他们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不理解他们，只有眼前的西梁王，才是真正地理解他们。骚动不安的夜，夹杂着期待和希望。

萧布衣将手中的那碗酒一饮而尽。

“谢西梁王！”三军轰动，异口同声。

萧布衣手一挥，轰隆声渐渐平息。萧布衣又举起第二碗酒道：“我这第二碗酒，敬你们的功劳赫赫。本王要谢你们，给了天下安宁，亦是给了你们自己一个安宁。有时候，并非千军万马取敌首级才是赫赫的功劳，有那么一批人，为了天下太平，冒着被怀疑、猜忌的危险，毅然放下手中的刀枪，足矣！”

话音落地，萧布衣将碗中之酒一饮而尽，掷碗于地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在这静寂的夜中，响亮非常。

三军先是默然，霍然再次欢呼道：“谢西梁王！”

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却似千言万语，已经说出了心中的感激。萧布衣微微一笑，转瞬又端起了第三碗酒道：“这第三碗……”

他拖长了声音，等军中静了下来，这才沉声道：“这第三碗酒，要敬你们的赤子之心。你们不负家人所盼，不负天下所盼，决定回转家乡，赤子之心终能感动天地，定能和家人见面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本王会妥善安排尔等回转家园，还请尔等稍安勿躁，相信本王！”

军营轰然回应道：“我等愿相信西梁王！”

萧布衣微微一笑，将手中之酒一饮而尽，朗声道：“多谢诸君信任，可惜人多酒少，不能与诸君畅饮，只求天下安定后，再和诸君把酒言欢！”

众人哄然响应，一时间欢声雷动，这时一人上前道：“西梁王仁义天下，对我等降兵亦是如此厚待，鹰扬郎将孟秉，代手下三千儿郎，想敬西梁王一碗水酒，聊表寸心！”

萧布衣含笑道：“孟郎将身先士卒，大义为先，手下兵士更是骁勇果敢，本王谢了。”

他并不推辞，举杯先饮。孟秉激动莫名，“咕咚咚”将一碗酒喝下，一挑大拇指道：“西梁王，我们服你！”

一人开头，又有人上前。江都降兵虽人数众多，却均是分归这些郎将带领，每个郎将手下统领数千兵士，这时候见西梁王敬酒，一方面心中钦佩，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示忠心，安定手下的军心，均是上前敬酒。

一时间敬酒之人络绎不绝，每一碗酒下去，该郎将所率之部都是欢呼阵阵。一时间欢呼声此起彼伏，络绎不绝。

这一番酒敬下来，萧布衣喝了许多，他依旧面带笑容。这时又有两人上前，端起酒碗。

“鹰扬郎将杨士林……”，“鹰扬郎将薛世亮……”黑暗中二人低头走出，酒碗挡住了脸。

远处呼声阵阵，显然是二人所率之部在欢呼。萧布衣才端起酒碗，警觉陡生，那一刻，他已经感觉到眼前二人杀气重重！

杨、薛两人来意不善，几乎在同时发动，一人霍然跃起，反手拔刀，兜头砍下，另外一人几乎是飞过了桌案，一拳击向萧布衣的胸口。

刀光未及，拳头已到，瞬间已经击在萧布衣的胸口。赤手空拳那人的武功，显然



要比持刀之人高出许多。

变化陡生，江都军倏然而静，难以置信会有人刺杀西梁王。

见到两人身手之后，所有人都涌出一个疑惑：在江都军中，怎么会有武功如此高强之士？这两人当真是江都军的郎将？

萧布衣正对着薛、杨二人，他见到两张表情僵硬的面孔，直如死人，那一刻他心中惊栗，觉得出拳那人的身形竟有些熟悉。

吸气后纵，在拳头击中胸口的那一刻，萧布衣胸口陡然凹了下去。薛世亮微愕，未想到萧布衣的身躯变得仿佛棉花，任意胀缩。他那一拳，只要再深入半寸，就能结实实地打在萧布衣的胸膛上，说不定能将其胸骨打断，可就是差了这半寸，他蓄势已久的一拳却如清风拂柳般，对萧布衣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

薛世亮心中一寒，暗想，比起当初，萧布衣武功显然又高了很多，那时候，他砍了萧布衣两刀，被萧布衣还了一弩，没想到几个月的工夫，二人已经不相伯仲。

萧布衣的武功，怎么会有如此快的进境？

薛世亮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反手就抓，他知道萧布衣看似奔放，实则小心非常，更有护甲在身，这一次他是蓄谋已久，只要缠住萧布衣，同伴就能一刀斩下萧布衣的脑袋……

“嗤”的一声响，薛世亮右手若钩，已经撕下萧布衣的胸襟，几乎就在同时，刀光一闪而下，已经从萧布衣面门砍过。

萧布衣避过一勾一刀时，已单刀在手，一刀劈出。

他已知对手是谁，一刀劈出，却是劈向身前半空之处，虽是没人，但谁要是蹿到他的身前，就会被他一劈两段。

这招看似突兀，却早就算准薛世亮定会上前，萧布衣经过生死历练，知道如此对自己最为有利。

薛世亮一勾没有得手，果然上前，可随即见到一道闪电半空划下，心中大惊，翻身倒跃，避开了萧布衣必杀的一刀。

论武功，二人皆是翘楚之辈，料敌先机均是不差，虽是生死一线，但均能避过对方的杀招，可一来一去之间，先手已然易主。

萧布衣避过杀招，为自己抢得了反击的机会，薛世亮后退，已然丧失了最后击杀萧布衣的机会，若不偷袭，他要再杀萧布衣，再无可能。

这时候，萧布衣已经退到手下身，持刀的杨士林却与薛世亮有了差别，萧布衣一刀逼退同伴，他却不退，反倒提刀向萧布衣冲来，前冲之际，一股狂风卷起，看起来万人难挡。

萧布衣急退之下，瞳孔暴缩，却已看出机会。他陡然前蹿，以更猛烈、更剽悍、更凶狠的速度挥出去一刀。

这一刀极快、极厉，又是极静。

一刀挥出，天地万物似乎为之凝结。一刀挥出，两道刀光，只飞起一个好大的头颅，带着一腔热血。

杨士林虽已挥刀，却是差了片刻，他单刀还未及萧布衣胸膛之际，就已经被萧布